蟬時雨蟄伏10載 | 不鳴則已 一鳴驚人

文｜陳靜

這個夏天，有一種聲音，驚豔到了自己——這如此有力的歌聲，從何而來呢？我禁不住暗自思忖。

炎熱的午後，樹葉紋絲不動，陽光鋪滿庭院，忽然間，四面八方響起密集的蟬鳴。聲音從樹林深處傳來，在屋簷、庭院與山林之間迴盪，一陣接著一陣，彷彿整個夏日都被蟬聲覆蓋。

這種聲音，在日語中叫作「蟬時雨（せみしぐれ）」。一個「蟬時雨」，讓聲音有了形態，也讓盛夏變得可以聽見，也似乎給如火的夏日帶來一些清涼。

有時候路過公園的森林，特別是早上的時候，蟬彷彿用盡所有的力氣在鳴叫著。自己原來以爲，它是不是昨晚睡飽了，早起才有了力量拼命唱歌？後來才知道，那是一種誤解了。

在傳統日本文學中，「時雨（しぐれ）」原是秋末冬初忽然而至的陣雨。它來得突然，停得也快，像天地間一段短暫的低語。古人觀察四時，常常從這樣的細微變化中，感知季節的流轉。

後來，人們發現盛夏的蟬聲竟與「時雨」有著奇妙的相似。當成千上萬隻蟬同時鳴叫時，那聲音如雨絲般從四面八方落下，密密麻麻覆蓋整個空間。聲音從遠處湧來，又向四周擴散，在庭院、神社、山林與鄉間小路之間來回迴盪。它不像雷霆那般震撼，也不像瀑布那般轟鳴，而是一種持續不斷、層層疊疊的聲浪。

於是「蟬時雨」這個美麗的詞誕生了，聲音有了形狀，夏天也因此有了可以被聽見的模樣。松尾芭蕉、與謝蕪村、小林一茶等日本俳句名家，都曾以蟬聲入詩。

對日本人而言，蟬時雨不只是自然現象，更是一種季節的象徵。聽見蟬鳴，便知道夏天到了。

中國古人講究「天人合一」，日本文化中也保留著濃厚的四季意識。春有櫻花、夏有蟬聲、秋有蟲鳴、冬有雪景，人們透過自然萬物感知時間的流動。

日本列島約有三十多種蟬，不同品種的蟬會在不同時間登場。初夏時節，最早響起的是體型較小的蟪蛄（ニイニイゼミ）；盛夏來臨後，油蟬（アブラゼミ）與鳴蟬（ミンミンゼミ）接連加入，形成最壯觀的「蟬時雨」；到了夏末，寒蟬（ツクツクボウシ）特有的鳴叫開始出現，彷彿提醒人們秋天已在路上。日本人甚至能僅憑蟬聲判斷季節走到了哪個階段。

MASYOK/ADOBE STOCK



庭院中的陽光、綠蔭、暑氣和持續的蟬鳴，共同構成盛夏的景象。

這種細膩的感知能力，其實來自東方文化對自然的尊重。古人認爲，人不是天地的主人，而是天地的一部分。春種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；花開、花落；潮起、潮退；日升、月沉，萬物都遵循自己的節律。蟬聲也是如此，牠不會提前，也不會延後，而是在屬於自己的季節裡盡情歌唱。

TAWFIKSTOCK/ADOBE STOCK



世間無常，盛極必衰，盈滿必虧。花開極盛，離凋零便不遠了。

蟬蟄伏的故事

然而，大多數人並不知道，那震耳欲聾的蟬鳴背後，竟隱藏著漫長得令人難以想像的等待。

在地面之上，蟬的一生似乎極其短暫，許多人以爲牠們只活幾個星期，其實那只是成蟲階段，眞正的蟬，大部分生命都在地下度過。蟬產卵後，幼蟲孵化落地，鑽入土中，以樹根汁液爲食，開始漫長的成長。

日本常見蟬類通常需要三年至七年才能羽化；而北美洲著名的週期蟬，更需要十三年，甚至十七年的地下生活，才會集體破土而出。十多年不見陽光、十多年不曾歌唱、十多年默默等待，直到某個夏夜，牠們終於從黑暗的泥土中爬出，沿著樹幹緩緩向上，在月光下蛻去舊殼，長出透明的翅膀。第二天清晨，第一聲鳴叫響起，那是生命積蓄十餘年的全部力量。

知道了蟬蟄伏的故事，就知道蟬爲甚麼那麼盡力地鳴叫了。牠們不是在抱怨炎熱、不是在與誰競爭，而是在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。那是一場等待，並積累了十多年的力量綻放。

蟬鳴與無常

初夏時，第一聲蟬鳴從樹間傳來，四周還很安靜；隨著氣溫升高，蟬逐漸增多，聲音從一棵樹傳到另一棵樹、從庭院傳向山林；到了盛夏，衆聲匯聚，形成連綿不絕的「蟬時雨」，這一刻的蟬聲幾乎占據了整個空間。人在樹下，已經很難分辨究竟是哪一隻蟬在鳴叫，無數細小的聲音彼此交疊，匯成一片宏大的聲浪。陽光、綠蔭、暑氣和蟬鳴，共同構成了盛夏最鮮明的景象。

盛夏時，蟬鳴聲匯聚，就形成連綿不絕的「蟬時雨」。

這樣的季節感，在日本又有一層深厚的思想背景。佛教傳入日本以後，逐漸深入文學、藝術與日常生活，也影響了人們觀看自然和生命的方式。其中，「無常」尤其重要。

所謂「無常」，說的是世間萬物都在變化，沒有甚麼能夠永遠停留在原來的狀態。花開之後會凋落，月滿之後會虧缺，春來之後終會離去。人的生命有生老病死，草木也有榮枯，天地之間沒有一種形態能夠永久保持不變。面對美好之物，人們會自然地產生憐惜之情，因爲眼前的美好，本身就帶著無法久留的性質。

這樣的觀念融入日本人的四季感受之後，也漸漸成爲文學中一種深沉的審美意識。日本文學中的「物哀」，常常與這種對無常的感受相連。櫻花盛開時，人們欣賞它的明麗，也會想到花瓣飄落；秋月澄澈時，人們沉醉於月色，也會感到這樣的清光終究會隱去。美與哀並存，正是在擁有之時，已經隱約感知到失去。

「物哀」中的「哀」，並非單純的悲傷，它包含著對世間萬物的體察與憐惜。面對眼前之物，人們感受到它的美，也同時感知它無法久留。正因爲明白相逢終有離散，眼前的一刻才更容易觸動人心。

這種情感落到盛夏的蟬聲上，便有了另一層意味。蟬鳴如此繁盛，幾乎占滿整個午後的天地，人在其中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旺盛與夏日熱烈，同時也隱約知道，這樣的聲音只能存在於短暫的時節之中。於是聽見「蟬時雨」，聽見的不只是喧鬧，那份喧鬧越是盛大，越顯出它終將歸於寂靜。

盛夏過去，鳴叫便開始減少，樹間不再時時充滿聲響，偶爾傳來幾聲蟬鳴，反而讓人更清楚地感受到季節正在遠去。到了夏末，寒蟬的聲音漸漸明顯，蟬時雨也終於從庭院和山林中退場。

蟬的一生，就這樣結束在一個夏天裡。牠們在地下等待多年，只換來地面上短短一季的鳴叫。那漫長的沉默與短暫的喧響形成鮮明對照，也讓這一片盛夏的聲音顯得格外珍貴。古人面對花開，會想到花落；面對月滿，會想到月缺。聽見蟬時雨，也會從這片繁盛的聲音裡，感受到它終將歸於寂靜。

世事亦有這樣的規律。人這一生，有少年得意，也有年華老去；有相逢，也有離別；有繁華聚集的時刻，也有曲終人散的時候。許多事情在最圓滿的時候，已經悄然埋下了變化的伏筆。

盛極必衰，盈滿必虧。花開到最盛，離凋零便不遠；月圓至極，便開始走向虧缺；人生得意之時，也難以永遠停留在那一刻。世間的盛衰本就相伴而行，聚散離合也從來有其時序。

再回頭聽那場「蟬時雨」，便會覺得它像是夏天寫給人的一封短箋。聲音如此熱烈，生命如此短暫。當蟬聲最盛的時候，那個夏天已經站在了牠最濃烈，也最接近結束的地方。

不鳴則已　一鳴驚人

蟬鳴終會止息，夏日終會遠去。盛衰相隨，聚散無定，世事終歸無常。但蟬在地下蟄伏 10 多載，只爲一朝一鳴驚人。牠讓你看到了生命的短暫，也看到了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的神奇力量。

世人往往看見的是蟬生命的短暫，感嘆牠盛夏一鳴之後便匆匆謝幕；卻容易忽略，那震動整個夏天的歌聲背後，曾有十多年不見天日的等待。

所謂「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」，從來不是偶然降臨的幸運，而是在漫長歲月中默默積累後的厚積薄發。蟬在黑暗的地下蟄伏十餘載，忍受孤寂，積蓄力量，只爲破土而出的那一刻，將生命最璀璨的光華盡情綻放。

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？許多令人驚歎的成就，看似一朝功成，實則都經歷過漫長的沉澱；許多令人羨慕的光芒背後，也都藏著無數不爲人知的堅持與付出。沒有歲月深處的耕耘，便沒有高光時刻的燦爛；沒有無聲歲月的磨礪，也難有一鳴驚人的輝煌。

因此，當我們再次聽見那如夏雨般傾瀉而下的「蟬時雨」，聽見的便不只是夏天的聲音。那更像一首關於生命的詩，一曲關於忍耐、等待與綻放的讚歌。

所有驚豔世人的綻放，都曾經歷漫長的沉默；所有耀眼奪目的光芒，都曾穿越無人喝采的黑暗。眞正的成長，不在掌聲響起的那一刻，而是在那些默默扎根、無人看見的歲月裡。

或許，那等待多年破土而出的蟬，是爲了你而一鳴驚人的。

GOTTCHIN NAO/ADOBE STOCK



